

十三經註

479
72



明 12
疏
卷

波
21
72

東
學

論語卷之七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子曰先尊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朱註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

論語卷七 子路

一 首

所錢文
有恂那

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母

孔子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此章言政先德澤也

朱註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

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

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

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朱註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

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

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

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

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焉於虔反
舍上聲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

才無遺此章言政
在舉賢也

朱註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

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

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

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口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

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包曰子路問子往將何所先行

朱註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名正百事之名

朱註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

朱註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孔曰野猶不達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朱註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朱註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

朱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

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

必可得而遵行

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朱註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

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

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百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朱註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朱註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也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

乎負者以器曰襁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民之要

朱註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

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

朱註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

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

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

兄弟

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為兄弟也

朱註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

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

此章孔子稱謂衛公

子荆有君子之德也

朱註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

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

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

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

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

朱註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孔曰言衛人眾多

朱註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朱註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

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章言治民之法也

朱註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

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

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

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

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

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

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

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

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

也

朱註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

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

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

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孔曰誠哉是言謂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此章

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

朱註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

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

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朱註

三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

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論語

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
他人在先正其身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
與去聲

周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馬曰政者有所

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明政事
之別也

朱註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

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

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

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

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

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

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言言

稽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

朱註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朱註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朱註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蹙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論語卷七

子路

十四

言言

稽古揚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朱註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

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此章

言為君之道也

朱註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

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

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論語

釋古樓

葉公問政

朱註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此章楚葉縣尹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

朱註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

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

問為政之法於夫子也

朱註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

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

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

論語卷七 子路

共 管与婁

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語去聲

朱註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此章明為直之理也

朱註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

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

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

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

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

而不行此章明仁者之行也

朱註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

朱註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朱註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言言 稽古揚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 硜苦耕反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

朱註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

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此章明士行也

朱註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論語卷七 子路 十九 音五

言言

稽古樓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

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

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

朱註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

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

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

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

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

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

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

論語卷七 子路

二 言五卷

言言 稽古楊

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 恆胡登反 夫音扶

鄭曰不可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

包曰善善南人之言也

朱註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

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

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

之

朱註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此章病性行 無恆之人也

朱註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

南語卷七 于路 王 言

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

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
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此章

子小人志行
不同之事也

朱註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
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
去聲

子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

著此章別
好惡

朱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

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
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
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
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
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

悅音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器謂度才而

官之

此章論君子小
人不同之事也

朱註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
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
閒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

自驕矜

此章論君子小人
禮貌不同之事也

朱註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

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有斯四者近於仁此

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

朱註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

貌此章問士行也

朱註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戎言以攻戰此章言善人為政之法也

朱註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

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

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

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

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

謂棄之此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

朱註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

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一

朱註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此章明恥辱也

朱註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

朱註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克伐怨欲四者不行之難未足以為

仁

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
 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
 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
 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
 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情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
 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
 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畱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
 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
 潛藏隱伏於習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
 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
 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此章言士

當志於道不求安居

朱註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皆去聲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孫順

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

朱註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

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

朱註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

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

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稽古樓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

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

請鼻五報反盪士浪反

孔子曰羿奭二子皆不得以壽終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

子謙故不答也适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

君子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

朱註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

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身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

論語卷七 憲問

无 皆下其

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此章言仁道難備也

朱註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

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此章論忠愛之心也

朱註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命吾卷七 憲問

三十 皆古書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孔曰裨諶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馬曰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子羽復增損之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

敗事

此章迹鄭國大夫之善也

朱註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

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論語卷七

憲問

三

嘗子婁

子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朱註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

朱註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為人也

朱註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此章言人之貧乏之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

朱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曰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此章評魯大夫

孟公綽之才性也

朱註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次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

朱註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

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
 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
 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
 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
 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
 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孔曰平生猶少時
 此章論成人之行也

朱註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
 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
 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
 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

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朱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言言
稽古樓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此章言衛大德行也夫公孫枝之

朱註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

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論語卷七 憲問 三毛 稽古樓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
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

言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

朱註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

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

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
正而不譎也此章論二

朱註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

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
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
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
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以發其

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糾居黜反
召音邵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
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
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朱註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
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
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
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行也

朱註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
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
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
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

死又相之與平聲 相去聲

論語卷七 憲問

朱註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反審

被皮寄反衽而

馬曰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
匡天下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無
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

朱註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

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
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
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
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

死此章亦論管仲之行

宋諒小信也經綏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士僕

反免

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朱註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

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也

朱註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

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

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

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朱註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論語卷七

憲問

三

皆古書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

亡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

朱註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川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

實者為之難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

朱註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

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朱註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

論語卷七 憲問

四

皆其

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馬曰孔子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朱註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孔曰三子謂三卿也

朱註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曰孔子言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朱註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

此辭語之而止 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

朱註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

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

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

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

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

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此章言事君之道

朱註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

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為下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

朱註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子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此章言古

今學者不同也

朱註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朱註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此章論衛大夫蘧瑗

之德

朱註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

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
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
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
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
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
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

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朱註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思不出其位謂不越其職此章戒人
也官之僭濫侵

朱註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

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口范氏曰物

論語卷七

憲問

巽

肯與婁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
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此章勉人使
言行相副也

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
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朱註自責以勉人也

子曰夫自道也

此章論君
子之道

朱註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

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
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音夫

孔曰方比方人也不暇謂不暇比方人也

此章抑子貢也

朱註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貢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此章勉人修德也

朱註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

朱註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

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
 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
 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
 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
 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
 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
 為佞乎與平聲

朱註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
 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
 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曰疾固謂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之事也

朱註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
 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和古抄

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

朱註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

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朱註或人所稱今見老子善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德恩惠之德

朱註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

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

朱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

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

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論語卷七

憲問

五

子曰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朱註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馬曰孔子不怨尤謂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孔子曰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

知己 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

朱註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

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

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馬曰愬譖也孔曰告告孔子惑志謂季孫信讒恚子路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

陳其尸曰肆

朱註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

朱註謝氏曰雖寮之愆行亦命也其實寮

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孔曰辟世世主莫得而臣

朱註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朱註去亂國適治邦

論語卷七 憲問

美 肯

其次辟色

孔曰辟色色斯舉矣

朱註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孔曰辟言有惡言乃去

朱註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

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

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

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此章言自古隱

逸賢者之行也

朱註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

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

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論語卷七

憲問

五

齊下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晨門者闢人也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

而強為之此章記隱者晨門之言也

朱註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

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

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

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有心謂契契然

朱註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

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

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論語卷七

憲問

五

下

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包曰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朱註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

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識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言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無

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

朱註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諒信也陰猶默也

朱註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

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

馬曰已百官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

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

朱註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

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

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

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

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論語卷七 憲問

卒

言言

稽古樓

朱註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曰敬謂敬其身人謂朋友九族病猶難
也此章論君子之道也

朱註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
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

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
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
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
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
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論語卷七 憲問

空 首五甚

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

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

其定反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俟謂踞待孔

子賊謂賊害孔曰叩擊也脛脚脛此章記孔子責

原壤之辭

朱註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

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也俟待

也言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述猶稱

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

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

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

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踞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論語卷七 憲問

空 音与婁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

入

朱註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

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包曰先生成

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

非求益也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

朱註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

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

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終

論語卷之七 憲問

卷之七 終

言言

稱古樹

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此節記孔子先禮後

兵之事也

朱註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

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

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朱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此節孔子既於陳也

朱註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

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

守其窮亦通口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

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

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

音志與平聲下同

朱註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

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子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謂今不然

朱註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

有得也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

一知之此章言善道有統也

朱註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

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

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

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

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

知德此章言子路鮮於知德

朱註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

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 夫音扶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 此一章美 帝舜也

朱註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

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
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
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
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朱註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 行去聲 貊亡

反自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朱註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

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

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包曰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

前在輿則若倚車輓

朱註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

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

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

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子曰紳大帶

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

朱註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運化却與天地同
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朱註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
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
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此章美衛大夫史
鮪蘧瑗之行也

朱註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
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
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
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

亂世若使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此章戒其知人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

仁人不愛其身也

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害仁

朱註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

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

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事之仁者

孔子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明為仁之法也

朱註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

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朱註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朱註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日為歲

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

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
 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
 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
 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
亦作路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

儉也

朱註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
 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
 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
 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
 其中也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韎纁塞

耳不任視聽

朱註周冕有五祭祀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朱註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此章言治國之法也

朱註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

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

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

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此章戒人備豫不虞也

朱註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朱註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孔曰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此章勉人舉賢也

朱註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

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

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

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答

此章戒人責己也

朱註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

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

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此章豫防禍難也

朱註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

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

成此章貴義

朱註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

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

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衛靈公

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此章論君子之行也

朱註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也

此章戒人脩己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猶病也 此章勸人脩德也

朱註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

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論語

和古樓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此章言君子責於己小人責於人也

朱註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

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

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

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

反求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

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

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包曰矜矜莊也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

相私助義之與比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鬪君子雖眾而

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

朱註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

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語

卷八

衛靈公

十六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此章言君子用人取其善

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

朱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
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于貢之問可謂

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
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
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
有所試矣譽平聲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朱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
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

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此章論正道也

朱註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

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論語

卷八

十六

衛靈公

今亡已夫

扶夫音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

朱註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

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

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包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

謀 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

朱註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

論語

卷八

衛靈公

十九

箴古

好惡不可不察也

此章論知人之事也

和古林

朱註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此章論道也

朱註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

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戒人改過也

朱註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章勸人學也

朱註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逸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章亦勸人學也

朱註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

必失之

朱註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朱註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

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

朱註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

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

朱註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此章勸人

行仁道也

朱註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时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

此章言行仁之急也

朱註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

朱註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

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

朱註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

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此章言教人之法也

朱註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論語卷八 衛靈公

三

皆古樓

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

朱註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子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

豔之辭此章明言語之法也

朱註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賁遍反

子曰某某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

朱註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

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朱註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

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馬曰相導也此章論相師之禮也

論語卷八 衛靈公

三 肯古樓

朱註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凡十 四章

朱註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臾音余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朱註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 遍反

論語卷八 季氏

三

稽古樓

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朱註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

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

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

孔子獨疑求教之

朱註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

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

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孔子曰東蒙主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

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已屬魯為社稷之

臣何用滅之

朱註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

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

言言
利下本
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
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
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
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
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
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
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子曰歸咎於季氏

朱註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
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於虔反相
去聲下同

馬曰孔子引周任言人當陳其才力度已
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焉用彼

論語卷八季氏

三九

增古樓

相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
用相為

朱註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
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
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

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
反櫝音獨與平聲

馬曰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朱註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

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
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
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

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

朱註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

再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
舍上聲

孔子曰疾如女之言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朱註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朱註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

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宋註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宋註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

夫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

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

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

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朱註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遠天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有道之政制之由君

朱註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不議謂無所非議此一章論天下有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

朱註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孔子曰大夫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

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此章言魯

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

朱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

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

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亦

反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面柔也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此章戒人擇友也

朱註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

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孔子曰驕樂恃尊貴

以自恣王曰佚遊出入不節宴樂沈荒淫

瀆三者自損之道

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

朱註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

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

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鄭曰躁不安靜孔曰隱匿不盡情實周曰

論語

卷八

季氏

三七

音古樓

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

猶瞽也

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

朱註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

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

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曰得貪得

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慎之事也

朱註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

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

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

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

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

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

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

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朱註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

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小人見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

朱註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

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勸人學也

朱註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

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

思義難去聲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朱註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朱註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會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章言善人難得也

朱註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言言

稽古樓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孔曰千駟四千匹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朱註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王曰餓而稱之此所謂以德為稱此章貴德也

朱註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

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當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在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馬曰亢以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朱註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

論語卷八 季氏 聖 音 子 甚

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孔曰獨立謂孔子

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註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朱註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

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此章勉人為詩為禮也

朱註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

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

命吾卷八 季氏

聖 言二集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

朱註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

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終

